

西州月

最新
修订版

XiZhou Yue

长篇现实主义小说

王跃文 著

·
西
·
州
·
月
·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西州月

最新
修订版

XiZhou Yue

长篇现实主义小说

王跃文 著

·
西
·
州
·
月
·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州月 / 王跃文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104-0851-9

I. ①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7068 号

西州月

作 者:王跃文

策 划:黎 靖

责任编辑:连 慧

封面设计:青华视觉

版式设计:魏 华

责任印制:李一鸣 杨 军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710 × 1020 1/16

字数:300 千字 印张:18.5

印数:1—30,000 册

版次: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04-0851-9

定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 8638

《西州月》再版序

我对《西州月》这部小说有些偏爱，它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。1995 年后的近七年间，我先后写了六部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，分别是《朝夕之间》、《秋风庭院》、《今夕何夕》、《夜郎西》、《夏秋冬》和《结局或开始》。每写完一部，下一部就在暗自生长。我必须接着写下去，心里才得安妥。最初并没有结成长篇的想法，可是合在一起通读，我几乎有些吃惊。原来内在气脉，情节铺陈，人物呼应，竟浑然天成。

关隐达这个人物，正如他的名字，内在是矛盾和冲突的，包含着隐与达。一个内心质朴优雅的读书人，他本能地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；但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，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。达与隐，不可兼得。关隐达便总是身心尴尬。他慢慢领悟了现实的生存智慧，似乎寻求到了达与隐的微妙平衡。然而无论是隐是达，都不可能是他的自主选择。他的命运沉浮，全凭一只看不见的手。他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，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。

关隐达早已不再是个单纯的文学形象，他真实地活在众多读者朋友的关切中。很多人建议我继续把他写下去，还嘱咐我给他一个好的命运。这的确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，就像自己的亲兄弟。我期盼着他一路走得顺

畅,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命运不会太好。他在小说里的结局看似不错,意外地被推上了市长位置。我不惜逃避真实的生活逻辑,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来开脱。祈愿这不仅仅是艺术的真实,而是某种意义上的预言。

王跃文

2010年3月7日

关隐达从地委大院里走过，忽听身后有人议论：“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。”

他顿时两耳发热，不敢回头。不知这话是谁说的？最近陶凡刚出任西州地委书记，关隐达走出去就显眼多了。他给陶凡当秘书已快三年了，原先认识他的人却并不多。

六年前，大学毕业临分配，系主任王教授告诉关隐达，省委组织部来选人，看中他了。关隐达问是去干什么，王教授说上面要笔杆子。王教授并没有替自己卖人情的意思，只是告诉他进了官场该如何如何。王教授说最要紧的，是要去掉你身上的诗人气质。上面看中你，就因为你发表过作品。但人家是要你去写官样文章，不是要你去写诗。关隐达虽是懵懂，却也知道进官场也许是他最好的去向。只是他不太明白，诗与官场那么不相融？古时的官员们可都会吟诗作赋，风雅得很啊！

六年间，关隐达见识了不少。他眼看着地委秘书长张兆林三七开的小分头慢慢梳成了大背头，就成了地委副书记。副秘书长吴明贤的头发越来越稀疏，最后秃了顶，就熬成了地委秘书长。而原任地委书记伍子全，本是腰板挺直，红光满面，退下来没多久，就腰弓背驼，鸡皮鹤发了。关隐达自己呢？前几年不怎么走运，有人背地里叫他书呆子。自从给陶凡当秘书，什么都顺畅了。但是，他再也做不了诗人了。如果不是同学们聚会时偶然说起，谁也想不到这位过分老成的年轻人曾经是个诗人。

秘书的确是最容易学坏的！关隐达听见别人在背后议论秘书，并不生气，只是没来由地脸红。似乎人家透过他的背膛，看出他身上的某些坏来。尽管他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坏。他后来老琢磨那句话，越想越有道理。当了秘书，身边围着转的人就多起来。有下面部门和县市的头头，有企业老板，三教九流，应有尽有。这些人贴着你，哄着你，给你些小便宜，心里不一定真把你当回事。你

自己一不小心,就忘乎所以起来,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还有个意思,他只能闷在心里想想,万万不可说出来。他想:当秘书的假如跟随的领导是个浑蛋,见到的就尽些蝇营狗苟的事,要保证不学坏就更难了。据说美国民间流行一句话:总统是靠不住的。关隐达套用这句话,暗自交代自己:领导是靠不住的。

不过这话最多只是关隐达私下里的幽默。别人并不这么看。有种奇怪的病毒,叫做个人崇拜,无时无刻不在空气中弥漫。官场的人们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,染上病毒后,他们眼睛就开始发花,产生种种奇异的幻象,误认上司为神人。陶凡任地委书记后第三天,就在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个报告。题目听上去很大气,有毛泽东风格,叫《形势与展望》。他没叫秘书班子起草讲稿,自己随口讲来。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,下面掌声不断。事后地委办又把陶凡的讲话录音整理了,发表在地委《内参》上。陶凡作报告的功夫了得,干部直说他是西州迄今最有水平的地委书记。不知不觉间,上面说到的那种奇怪病毒便在西州官场悄悄蔓延开了。只是谁也没有察觉,陶凡自己更不在意。

起初总有那么些人,见着关隐达,就说他人好,不像张兆林的秘书孟维周,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关隐达记得有句俗话:不是是非人,不听是非话。他就说小孟其实人也不错的。慢慢地就没有人在他面前说孟维周的坏话了。关隐达不同别人说孰是孰非,那样既有失厚道,又免不了会惹麻烦。再说了,在他面前说孟维周如何如何的人,背过头去会不会又说他关隐达呢?当秘书的,千百双眼睛盯着,总会让人盯出些毛病来。孟维周刚从大学毕业,就鞍前马后地跟着张兆林跑,难免有些少年得志的意思。有人看不惯,孟维周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了。不过在关隐达面前,孟维周还是很有分寸,言必称关兄。毕竟关隐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,而孟维周只是副书记的秘书。

西州的老百姓说,从去年冬上开始,就尽些怪事儿。都腊月底了,天气还冷不下来。年轻姑娘高兴,因为可以穿裙子。老年人看着摇头,说如今年轻人什么都不懂,只顾着玩,眼看着灾年要来,还蒙在鼓里。黎南县修公路,黎阳山前一天挖开了,一夜间又合上了。老百姓急了,说是修公路惊动了龙脉。上面派地质队的来看了,说是自然现象,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但还是有人不信,硬说要天下大乱了。天上又老是打雷。雷打冬,牛栏空。老百姓认为冬雷是凶兆,明年不会好过的。

老百姓关心的事,官场却不会在意。官场对气候的变化越来越麻木,热有空调,冷有暖气。公务员们甚至对季节的变化也很漠然,农民春种秋收,自己忙去,用不着公务员们瞎操心。他们便放心想些大事儿。

今年开春以来,西州官场最大的事就是地委头头儿换了人。老百姓正关心着种种凶险的异兆,官场却在关心地委人事变动。各种神秘的小道消息如水之东逝,不舍昼夜。好多种人事方案在流言中渐渐形成了。喜欢议论官场人事的,满脑子只有官场,可他们的表情通常是毫不在乎。有点儿像人们谈论电视剧角色,谁演唐僧更合适,孙悟空可以尝试换换人。看上去似乎事不关己,其实他们眼睁睁盯着官场人脉,巴望着新上来的官儿同自己沾着点儿什么,同学也好,老乡也好,战友也好。哪怕新任领导只同自己同姓,或是偶然间同自己打过照面,他们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。

最后谜底揭开了,既出乎意料,又耐人寻味。陶凡原是党群副书记,地委三把手,竟然越过一级台阶,出任地委书记。张兆林一觉醒来,成了地委副书记,更让人吃惊。他一个地委秘书长,虽说也是领导班子成员,但直接出任地委副书记,西州还没有先例。地委秘书长要任实际职务,通常还得从行署副专员干起,至少要干个常务副专员,才能重新当上地委委员。所以那些按正常程序往上走的秘书长,总是觉得冤枉了。

西州人说起官场,又有了新的话题。官员们发达了,没人相信你是能力强,或是业绩好,准说你上头有人。大家都知道陶凡与省委书记原来是省一化工厂的同事,但平时也看不出陶凡得到了什么特殊照顾。他两年前调来西州,就有人说他是省委派下来接班的,马上就要任专员或是书记了。但他往地委副书记位置上坐下,就不见动静了。两年时间不算长,但总有人盼着西州地委早些走马换将,自己也许会时来运转。这些人着急,两年时间就太漫长了。陶凡自己却什么也不说。他只管自己分内的事。该他管的,别人水都泼不进;不该他管的,他决不插手。他话不多,却是说一句,算一句。谁想找他套近乎,多说几句话,准会自讨没趣。有人就说陶凡是金口玉言。此话誉毁各半:既是说他讲话算数,说一不二;又是说他架子太大,不好接近。嘴是扁的,话是圆的。陶凡现在当上地委书记,人们说法又变了:人嘛,有本事,就有脾气。

关隐达并不觉得陶凡架子大,他只是不爱多说话。也可以说陶凡做人干脆。陶凡很少同下级寒暄,见面只谈工作。谈完工作,你还想多聊几句,他就漠

然地望着你。你就不好意思了，只好陪着笑告辞。起初关隐达也不太适应陶凡的性格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陶凡有什么吩咐，就叫声小关，不然一天到晚不会叫他半句。关隐达就得时刻跟着他，怕他找不着人。有些时候他又不知应不应该跟着，只得试探着问问，很为难的。

陶凡后来竟然跟关隐达多说些话了。有个星期天，陶凡在办公室看文件，关隐达知道没事，但也得在办公室守着。闲着无聊，他便拿了些废报纸练毛笔字。关隐达没其他爱好，就喜欢写几笔怀素狂草。这时吴明贤也到办公室来了，见关隐达办公室门开着，就进来了，说：“小关，练书法呀！”关隐达忙说：“什么书法，练练字，练练字。”吴明贤歪着头看了半天，说：“龙飞凤舞啊。”关隐达知道吴明贤不认得狂草，又不便自作聪明念出来，就嘿嘿地笑。他害怕同吴明贤多说话，弄不好就出麻烦。果然，吴明贤摆出了领导谈话的架势，说：“小关，多琢磨琢磨怎样为陶书记做好参谋和服务工作，这才是正经事儿，别老想着当书法家！”关隐达就抓耳挠腮的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忽听见陶凡叫：“小关，走吧。”原来是中饭时间到了。陶凡本来从不进关隐达办公室的，那天居然推门进来了。关隐达慌了，忙放下毛笔。陶凡走了过来，并不跟吴明贤打招呼，只低头细看了关隐达的字。关隐达脸红心跳，手足无措，却见陶凡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，最后就微笑了。“小关，你的字很不错啊！”吴明贤也笑道：“不错，的确不错。”

西州官场中人都知道，陶凡是书画两绝。但是他从来不肯给别人写字，也不肯题招牌。总有人不死心，求他给公司或是酒店题字。原先他是副书记，就总说：“你找伍书记吧。”伍子全的字实在不敢恭维，可他也照样题字。现在伍子全退下去了，他题写的招牌也该撤下来了。慢慢地，西州境内伍子全体就让舒同体取代了。

自那以后，下基层的路上，陶凡高兴了就会跟关隐达说说书法。陶凡没有了地委书记的架子，关隐达自然更是谦虚。有时车开到半路，陶凡会让车停下来，叫关隐达坐到后面来，两人好说话。这就更不像领导和秘书了，倒像两位书法同道在切磋。陶凡随口就能说出各种书法流派的沿革、风格、代表人物以及掌故轶闻。关隐达不得不佩服。说到某些书法名家的趣事，陶凡会爽朗大笑。听着陶凡的笑声，关隐达甚至有些感动。平时那么威严的陶书记，其实多么亲切！关隐达平时只顾练字，从未做过追根溯源的事。从此他就满世界找书



法理论书看。西州这地方太偏,找本像样的书还真不容易,可难为关隐达了。他恶补书法理论,不是想着在陶凡面前去炫耀,的确是有了兴趣。他知道自己要在陶凡面前谈书法,再过十年都没资格。但也得尽量多知道些,免得出洋相。

司机刘平,就因为伺候过好几位地委书记了,具有说不出的傲气。首长司机好像都是这个脾气。起初刘平对关隐达也是不太在乎的。不知从谁那里开始的规矩,地委书记上下班,必须是司机同秘书一块儿接送。其实地委领导的家离办公室不远,从山上抄近路,走过那条鹅卵石小径,只需几分钟。每天早上7点50分,刘平就在关隐达楼下使劲儿按喇叭。关隐达下楼略微迟了些,刘平就沉着脸。关隐达也不计较,心想司机嘛,就这个修养。

有天清早,关隐达吃完早饭,坐在房里等候刘平的喇叭声。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,却不见喇叭声响起来。突然听见敲门声,有人喊道:“关科长,好了吗?”

关隐达开了门,见是刘平,竟有些吃惊。

“关科长好了吗?”刘平又问。他一向叫关隐达小关的。

关隐达说:“好了,走吧。”

上了车,刘平说:“关科长,陶书记对你很器重啊!”

关隐达知道这可是不好谦虚的,总不能说陶书记不器重自己吧。他就说:“陶书记很关心人,对你也不错啊!”

刘平脑子简单些,直说:“我跟过这么多地委书记,就是怕陶书记。我跟着他两年多了,他没跟我说过几句话。”

关隐达笑道:“领导关不关心人,不在于说多少话。”

刘平忙说:“关科长说得是。”

关隐达说:“刘平,别叫我科长,就叫隐达吧。”

刘平却坚持要叫关科长,也就由他去了。

慢慢地,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了陶凡对关隐达的器重。他们弄不明白,严厉得几乎有些冷酷的陶凡,唯独对关隐达很随和。有时候,陶凡正跟关隐达有说有笑的,下面的头头儿汇报工作来了,陶凡的脸色立即就冷了。人们便断定,关隐达前程无量。围着关隐达转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。

关隐达知道,他同陶凡亲近起来,就因为书法的缘故。像掌握了某种独门

秘籍的武林高手，关隐达暗自有些得意，却不想把个中玄奥告诉任何人。有回，吴明贤请教关隐达：“老弟，陶书记对我们总没个好脸色，对你却那么好。我摸不着头脑啊。”

关隐达知道这是个危险话题，忙玩笑道：“吴秘书长说笑话了。陶书记只是把我当小孩，笑笑也行，骂几句也行。对你们领导就不一样了，那是谈正经事，自然要一本正经了。”

关隐达任由吴明贤怎么说，他只是敷衍过去。他觉得吴明贤年纪也不小了，好歹也是地委领导，怎么如此不老成？吴明贤这些话都是应该咽落肚子里去的，他却全部说了出来，偏偏还找陶凡的秘书来说。关隐达心想自己幸好不是奸臣，不然吴明贤就死定了。

吴明贤却使劲儿跟他套近乎，后来还送给他一本书，日本人写的，叫《操纵上司术》。关隐达只看了书名，不太自在。心想这吴明贤说不定心术不正。他回去翻了几页，就没了兴趣。书中讲的无非是公司里的人际艺术，翻译者哗众取宠，弄了个吓人的书名。吴明贤只怕是冲着书名买下的，以为弄到本官场宝典。关隐达把这本书塞在枕头下压了几天，就丢掉了。

别说关隐达没有操纵欲，即使他有那心思，陶凡又岂是谁操纵得了的？陶凡天生是操纵别人的。他的虎气是天生的。当初他只是副书记，他往地委会议室一坐，气度就不一样。自从他第一次开会坐了那张沙发，再也没人敢去坐。有回，管政法的副书记郭达早一步进会议室，没有在意，在那张沙发上坐下了。陶凡进来，端着茶杯，站了几秒钟，郭达马上让了位。郭达开了玩笑，想替自己解除难堪：“我坐了陶书记的宝座了。”陶凡只作没听见，埋头整理手头的文件夹。

官场人说话含蓄，说谁有个性，多半是说他脾气坏。西州上上下下都知道张兆林是个有个性的人。原先他只是个秘书长，很多部门和县市领导都畏惧他三分。下面干部有意见，说他架子比地委书记都要大。牢骚背地里发，当面还得服服帖帖。谁也弄不明白，张兆林又不会吃人，大家为什么怕他。地委其他领导对张兆林都很客气，没有把他仅仅当做大内总管的意思。

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，俨然就是地委领导。秘书长做得如此威风，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。有个机密，慢慢露了出来，原来张兆林与伍子全是相交多年的把兄弟。这个机密以小道消息传播开来，似乎并没有使张

兆林的形象打折扣，他的分量反而更重了。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，他只要不真的生气，总是微笑着。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。俗话说，就怕笑面虎，吃人不吐骨。但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，张兆林偏偏在陶凡面前很恭敬。陶凡对张兆林也没什么特别礼遇，照样黑着脸。

张兆林头一次见到陶凡的批示，笑着说：“陶书记的字真漂亮。”陶凡没接腔，只道：“你去办吧。”

陶凡刚来西州，住了几个月招待所。没房子住，正好碰到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。张兆林很为难，请示陶凡。陶凡说：“我住招待所很好，天天有人换被子，吃饭也是现成的。”

张兆林捉摸着陶凡的意思，又说：“再建新房，干部们真要住办公室了。建吗？地委不能带这个头。”

陶凡说：“就不能想想办法？”

张兆林说：“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。伍书记让我请示一下您。”

陶凡说：“请示我干什么？我没房子住，就嚷着要建楼？”

张兆林忙说：“伍书记是想听听各位书记的意见，想个办法。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，住房紧得不得了。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，各部门都要跟着上。大家都建，影响就不好，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。”

陶凡说：“不建楼房，建平房吧。”

张兆林笑笑，说了句调侃话：“城里人说乡里人，没有饭吃，就吃面吧。”

陶凡却没有笑，只道：“我不是跟你开玩笑。招待所后面的山，空在那里干什么？山上的柑橘树又值得了几个钱？在上面建些平房，让地委领导去住。”

张兆林答道：“这倒是个办法。山上的柑橘品种也老化了，要改良。”

“不要改良了。全部砍掉，另外栽吧。”陶凡说。

张兆林问：“仍栽柑橘？”

陶凡说：“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。就栽桃树吧。”

“桃树？”张兆林有些吃惊。

陶凡说：“最好是观赏桃，不要指望着它结桃子。”

张兆林还在疑惑，陶凡又说话了：“地委领导没房子住，在山上搭个平房，总不算过分吧。”

只两三个月工夫，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。满山的柑橘树全部砍掉了，



改栽了桃树。山头疏朗多了，添了些画卷气象。平房因山势而错落，散布开来，虽格局相同，却并不显得单调。

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，西州没出什么大事。这年头，总像要出事的样子，却终究还算太平。因为那些异兆，西州的百姓白操心了。

二

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。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，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。后来，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。又因为西州太穷了，难得出业绩，干部上去的就少。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。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、副省级待遇，却只能终老西州。不论谁当地委书记，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。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。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，外地看着羡慕，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。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，可他们的老领导、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。他们没别的能耐，至少可以让你难受。老人们年纪多在 70 岁左右，正是发脾气的时候。

每天清晨，关隐达起来跑步，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。什么年头了，还有留长辫子的？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，偷偷注意过老人。老人的辫子是灰白色的，梳得不怎么规整，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。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，宛若仙人。晨练的老人很多，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，或是边运动边聊天。只有这位长辫老人，总是半闭着眼，不搭理任何人。也没人去打扰他。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，无人近前。

关隐达后来才知道，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。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。西州剿匪时，他是个连长。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陈永栋的故事，生擒匪首活阎王啦，智取匪巢金鸡界啦。很多别人的事迹，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，也被老百姓杜撰到了他身上。剿匪那会儿，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。小孩哭闹着，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，小孩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，大气都

不敢出了。西州情况太复杂了,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。他就被留了下来。虽然只是个连长,却当上了地委书记。

当时陈永栋的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一个贫穷的乡村。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,敲着钵子吃食堂。如此过了好多年,也没回家探过亲。后来,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,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。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,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。家里人都生气,不爱理他。

几年前老太太死了,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。家里人既进不了城,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,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,所以弄得很穷。儿孙们就越发怨他,没把他当亲人。他却是越老越古怪,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。

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。隐约记得有年,很长时间不见他了,几乎把他忘记了。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,就留着长辫子了。

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,三室一厅,七十多平方米。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。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,老人就是不肯搬。他在一楼,窗帘长年垂着,门也总是闭着。就是夜里,也不见里面有灯光。其他人没进过那屋子,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洞。

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,或扛着亮晃晃的剑,或提着菜篮子。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,菜篮子里永远只有蔬菜。每月十二号上午,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。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,见他去了,便会放下手头的事,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。老人接过钱,细细数过一遍,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,拿在手里,再把其余的钱用手绢小心包好,塞进贴身口袋里。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,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,然后半闭着眼睛出门去。老人家动作慢,几个姑娘望着他,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。他一出门,姑娘们都松了口气,吐吐舌头,捂着嘴巴笑。

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,径直去地委办,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。支部书记总会说:“陈老,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!您的党性真强!”只有这时候,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。却不说什么,又半闭着眼睛,转身走了。

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,都会装着没看见,守在办公室,绝不出门。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,只埋头看文件。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,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,拖着长辫子,背影慢慢消失。他们便如释重负,说话做事回复常态。谁也不愿正面碰到陈永栋,说不清这是为什么,当然谁也不会公开提

及这个话题。

陶凡早就听说过陈永栋的古怪。说来也巧,都几年了,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位老人。陈永栋就像一个传说,神秘得不可思议。有回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,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。刘家厚说:“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,说起话来天摇地动。”陶凡不明白,问:“何以天摇地动?”刘家厚说:“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,大家都信他的。好几位地委书记,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,在西州就待不下去了。”陶凡猜得到了是怎么回事,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:“老干部是党的财富,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。他们有意见,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。关键是要多联系,多沟通,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。”

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。自己同他没有夙怨,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。怕就怕有人找碴儿,去调唆他。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,谁去一拨弄,就会燃起来。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,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。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,逐个儿琢磨。看看他们的资历,真叫人肃然起敬。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。陶凡忽然有些感慨,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,要让他们好好活着。他们想发脾气,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。

陶凡不想按照惯例——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,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。他排了个时间表,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。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。大家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,想找他聊天,十有八九会碰钉子。可是再硬的钉子,陶凡也得捧着脑袋去碰碰。

但陶凡还没来得及去拜访,就碰到陈老了。地委办公楼建在山坡上,楼外有个小坪,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坪里。一条宽大的石级路,依山而上,正对着办公楼大门。那天下午,陶凡带着关隐达往办公楼去。刚爬上几级阶梯,就见陈永栋出了办公楼,低头往下走。陶凡忙站住了,招呼道:“陈老书记,您好!”

陈永栋本来就站在上方,气势更有些居高临下了。他半睁了眼睛,瞟着陶凡:“你是谁?”

陶凡笑笑,上去握手:“我是陶凡。”

陈永栋半天才伸出手来,轻轻搭了下,就滑过去了,淡淡地说:“哦,新书记?”

陶凡说:“我刚接这个摊子,需要您老多支持。”

“你说假话,我能支持什么?怕我们老骨头坏事吧!”陈永栋说。

陶凡笑笑,避过锋芒,说:“陈老书记,我哪天专门到您那里坐坐,行吗?”

陈永栋说:“我是不欢迎别人进屋坐的。听说你也有这个毛病?”

“我只在办公室谈工作。”陶凡说。

“你和我还是不一样。”陈永栋说罢,低头走了。

陶凡不明白陈永栋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关隐达怕陶凡尴尬,就说:“陈老真的好怪啊。”

陶凡严肃道:“小关你别乱说。”

陶凡进了办公室,回头叫道:“小关你进来坐坐吧。”

陶凡从来没有叫关隐达进办公室坐过的,不知今天有什么大事?关隐达望着陶凡,胸口忍不住怦怦跳。陶凡半天不说话,眼睛望着窗外。窗外正是刚才他碰着陈老的石阶梯。那石阶梯将休息平台分作两段,各段九级,共十八级。陶凡无意间数过的。刚才陈老刚好站在休息平台下面第一级,陶凡只好站在下面不动了。他若往上再走一步,陈老只怕就擦过他的肩膀下去了。他站在下面,既显得谦恭,又堵住了陈老。可是陈老眼皮都懒得抬一下,真让人不好受。

“小关,你猜猜,陈老为什么留着辫子?”陶凡突然问道。

这时吴明贤敲门进来了,笑咪咪的。陶凡说:“老吴你等等吧。”吴明贤仍是笑咪咪的,退出去了。

关隐达见此情状,明白这个问题很重要,认真想了想,说:“我只能瞎猜。我想,陈老要么就是对新的形势不适应,留辫子是他的抗议方式。就像西方有些年轻人,要反抗主流社会,就故意穿奇装异服。要么就是陈老学年轻人,想换个活法,所谓‘老夫聊发少年狂’。要么这个不好说……要么就是有人说的,他有神经病。”

“你以为哪种情况可能性最大?”陶凡又问。

关隐达说:“我想十有八九是第一种情况。老同志大多有牢骚。他过去是地委书记,而且是西州地委第一任书记。同样资历的,谁不成了省部以上干部?他离休多年才补了个副省级待遇,又只是个虚名。加上他可能看不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,就越来越古怪了。说不定,他脑子多少也有些问题,不然留那么长的辫子干什么?”

陶凡听罢没表态，只道：“你出去吧。叫吴明贤来。”

关隐达去了吴明贤那里，说：“吴秘书长，陶书记请你过去。”

吴明贤还是刚才那副笑眯眯的模样，嘴里莫名其妙地吐出两个字：“小关！”吴明贤把小关二字叫得意味深长，甚至同男女之间暗送秋波差不多。关隐达笑笑，回了自己办公室。他越来越看不起吴明贤。这人当初老是找他的碴儿，现在见陶凡很满意他，就对他格外热乎。关隐达心想：你吴明贤堂堂地委委员，犯不着在我面前赔小心啊！

每天下班，关隐达送陶凡到家，都得问问晚上有没有事。陶凡若是晚上工作，关隐达就不能休息。今天陶凡说晚上没事，关隐达暗自舒了口气，他实在想放松放松了。

送回陶凡，刘平说：“关科长，我送送你。”

关隐达忙说：“不用送，我走走，几步路。”

关隐达就中途下车了。他不能让人家说闲话，一个秘书，就得小车接送。上班随小车一起走，只是为了接陶凡，下班就不能让小车送到楼下了。可是刘平每次忍不住都要说送送他，显得恭敬。

陶凡晚上不是没事，他要独自会会陈老，只是不想让关隐达跟着。不带秘书去，一则不在老书记面前摆架子，二则遇上难堪也没人在场。

吃过晚饭，陶凡交代夫人林静一，说散散步，就出门了。他沿着蜿蜒小径，缓缓下山。两年多过去了，山上的桃树都长好了。正是晚春，满山落红。暮色苍茫中，落花多了几分凄艳。说不清什么原因，陶凡就喜欢桃树。每天上下班，他要在桃林中过往好几次。树影婆娑，屋舍隐约。他禁不住会深深地呼吸，感觉着有股清气浑身流动。

下了山，陶凡径直去了陈老住的那栋楼。想了想，估计南边一楼那套就是陈老的家。却不见屋里有灯光。陶凡试着敲了敲门，没人答应。又敲了几次，门终于开了。

果然是陈老，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陈老书记，我是陶凡呀，来看看您老。”陶凡说。

陈老不说话，转身往里面走。陶凡见他没把门带上，就跟了进去。灯光很昏暗，由窗帘遮着，难怪外面看不见光亮。屋里有股霉味，很刺鼻。客厅里几乎没有家具，就只有一张桌子、两张长条木椅。桌子是老式办公桌，上面隐约